**小说理论第二部分（对小说形式所作的类型学尝试）阅读笔记**

10235101477 张建夫

前言：我选择的书是卢卡奇的早期作品《小说理论》，这应该是老师推荐的书目里相对较短的一篇论文（书目里的标题是卢卡奇早期文选），同时也是我之前读过的作品，于是便选了这篇来做读书笔记。《小说理论》里面让我最感兴趣的是其第二部分——对小说形式所作的类型学尝试，我挺想知道哲学家对于小说的划分是会怎么样的，和巴赫金（也写了一本同名的《小说理论》）的时空体有什么样的区别和联系。

卢卡奇在其小说类型学中，依据主人公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将小说划分为若干类型，主人公是其中的主体，外部世界则作为客体存在。然而，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并非孤立存在，它必须在某种统一的叙述境域中得以展开与建构。这个境域，便是小说赖以存在的时空体：小说展开一个具体的世界，主人公身处其中，时间在空间中延展流动（时间可以看成空间的第四维）。

这一时空结构正是小说形式的基础与骨架。所有的小说都有其自身的时间线索，如情节的发展、事件的递进（不论是倒叙还是插叙）。因此，小说的形式完满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种贯通始终的时空组织。

卢卡奇将小说主要划分为四种类型：抽象理想主义小说、幻灭的浪漫主义小说、成长教育小说、托尔斯泰式小说。下文将以卢卡奇小说类型学为基准，逐一分析它们的不同时空体形式。

1. 抽象理想主义小说：

在卢卡奇笔下，抽象理想主义小说的原型可追溯至中世纪的骑士小说。对此类小说的时空结构，巴赫金提出了“传奇时间”（adventure time）的概念，其基本特征即在于超越历史的时间性：情节常由一系列惊险奇遇直线展开，时间被抽离出具体的历史进程，而成为一个充满无限可能、寓意化与理想化色彩的抽象维度。这种结构中，历史时间被有意压制，为寓言性质的理想行为让路，整个世界显现为神话性与象征性的舞台。

从历史背景来看，骑士小说萌芽于中世纪的基督教文化体系之中。历史的每一时刻皆可通向上帝所赋予的终极形式——从伊甸到堕落，再到救赎的回归。因此，在骑士小说中，善与恶、正义与邪恶、美与丑之间的对抗，都是围绕彼岸世界的先验真理而展开的。现实世界不过是理念世界的象征映射，这种设定构成了卢卡奇所谓的“先验张力”。

然而，这种先验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张力从未真正实现整合。随着中世纪晚期向文艺复兴的过渡，基督教构筑的象征秩序逐渐解体。失去了宗教信仰所赋予的生动内涵，骑士小说赖以维系的先验根基也不复存在。于是，在卢卡奇看来，当“先验的张力”消散，骑士小说所构建的超时空世界也随之失去支撑，演变为抽象理想主义小说。这种小说保留了理念的外壳，却无法体现真正的信念与历史感。历史时间的缺失暴露为结构性的问题：事件排列仅仅是孤立空间的串联，不再形成有机的时间线索，于是便造成了“**坏的无限性**”。 **（卢卡奇早期文选，第77页）**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塞万提斯在《堂吉诃德》中将这一笼罩于先验理念与超历史结构中的叙事类型融合，其中，理想与现实碰撞，先验根基不复存在，而与之相关的内心观念又难以与现实世界相协调。这揭示的正是现代性悲剧的核心：时间不可逆转，永恒的意义形式已经失效。卢卡奇在描述这一情境时写道：**“这是历史进程的无尽哀伤，是时间流逝的无尽哀伤。这哀伤源自于这样的事实：在永恒的内容和永恒的态度的时代结束之后，它们也失去了自己的意义；时间把永恒抛到了一边。”（卢卡奇早期文选，第73页）**

1. 幻灭的浪漫主义小说：

如果说抽象理想主义小说通过将外部世界抽象化、理想化，以建构一个对应的先验理念；那么，浪漫主义小说则将这一机制由外转内，将先前赋予客体的先验形式内化为主体的精神维度。小说中的诗人或主人公通过自我创造，构建出一个封闭而完美的“抒情宇宙”。然而，它要求个体以自身的精神能力，去承担显示与理想的差距，是不太真实的。

与之相应，浪漫主义小说不再以情节推进为中心，而是将叙事转化为主人公的内心活动与情绪流动；行动退居其次，沉思与反省成为叙事的主导。外部世界被容纳进心灵之中，小说的时空线索也由原先向外拓展的空间历险，转化为通过主体内省而获得统一性的时间流动。

这种“主体时间”冲破了中世纪僵化、封闭的时间观，确立了小说内部结构整合的可能性。一方面，从客观层面看，时间在小说中表现为一种正义的力量，它为偶发事件赋予位置与意义，将原本碎片化的生活经验纳入一种有序的历史序列，从而提升了情节的整体性与逻辑性。另一方面，从主体角度来看，主人公通过对过去的回忆与对未来的想象，整合生活的片段，使生命获得可理解的意义。而按照柏格森的“绵延”时间观，过去与现在并非断裂的两端，而是在记忆中融为一体，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主体时间由此变得丰富，小说人物的生平有了波澜。

除此之外，在这种记忆—时间的维度上，外部世界被置于记忆之中，主客体的界限由此被模糊，主体意识包括了整个世界，即使这个世界只是一个内化的、幻象化的精神空间。

1. 成长教育小说

前述两类小说类型——抽象理想主义与幻灭的浪漫主义——分别展示了小说时空结构在理念驱动与主观沉思两种极端路径上的展开。前者由于历史时间的缺席，情节结构沦为无序的空间拼贴，主人公在理念驱动下的行动缺乏现实指向；而后者则将时间完全内化为主体感受，通过记忆与反思串联生活片段，赋予小说一种内在的完整性。

在此基础上，卢卡奇的论述进而转向以歌德的《威廉·麦斯特》为代表的成长教育小说。这一类型在他看来正是前两种小说形态的综合与超越：它将主体的内在成长与外在世界的历史变迁联结起来，展现出一种内外互动、个体与历史共时发展的结构。卢卡奇将其本质概括为：**“成问题的个人在经验理想的引导下，与具体社会现实之间的和解。”（卢卡奇早期文选，第97页）**

在成长教育小说中，时空结构被赋予了更加深刻的内涵。小说不再单纯地呈现人物的心理轨迹或外在历险，而是聚焦于个体在特定历史语境（空间）中的个人成长（时间）。此处，主观反思与客观实践相辅相成：缺乏内在引导的行动将沦为盲目冒险，而脱离社会语境的主观意志亦只能化为空洞幻想。

与卢卡奇相似，巴赫金也格外注重成长教育小说。他在《小说理论》中专章论述“教育小说及其在现实主义发展中的意义”，并同样以歌德的作品为核心对象。巴赫金将成长教育小说分为五类，而把歌德的《威廉·麦斯特》归为“现实主义型的成长小说”，在巴赫金看来，这类小说的独特性在于：**“人的成长与历史的形成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 “他与世界一同成长，他自身反映着世界本身的历史成长。” （巴赫金全集，第三卷，第232页）**

因此，这类小说中的时间被他命名为“历史时间”——相较于浪漫主义小说中的“主体时间”，历史时间强调人物与社会的共时律动。巴赫金指出，这种历史时间具有如下特征：一方面，它善于从世界的空间整体中洞察时间的流动，把空间看作动态生成的过程，而非静态背景或既定实体；另一方面，它揭示出万物之中、包括人的思想与情感在内，都潜藏着时间推进的迹象与趋势。

在歌德笔下，小说的时空结构正是个体参与历史的舞台。时间不再是主体感受，而是体现在外部事件的发展之中。历史不再是背景板，而成为推动人物成长与选择的实在力量。这种时间观，扎根于现实的客观存在之中，并通过精神意志探索周遭世界。因此，歌德的成长教育小说具有强烈的未来指向性：时间不仅是经验的流动，更是创造的过程，是历史不断展开的象征。

1. 托尔斯泰式小说

在卢卡奇小说类型学的最终部分，托尔斯泰的小说被视为一种试图超越社会生活形式的独特尝试。与此前几种小说类型主要处理人与社会、历史之间的关系不同，托尔斯泰的作品通过引入“自然”概念，将其与“文化”进行对置。与此相应，托尔斯泰小说内部承载着两种时间结构：一是来自日常生活的世俗时间，另一是根植于自然节律的自然时间。

所谓世俗时间，在卢卡奇看来，是**“一种没有方向、没有成长、没有死亡的运动” （卢卡奇早期文选，第97页）**，它充斥在现代日常生活的琐碎与重复之中，个体在应付日常事务的过程中逐渐丧失了生命的活力与目标感；同时，陈腐的文化价值也依附于此类时间结构，通过仪式化的假装与表面化的形式感，遮蔽其内部的虚无与衰败。这样的时间，正如一场表面热闹却空洞无力的浮世绘（一种日本版画，[浮世绘到底是什么？ - 知乎](https://zhuanlan.zhihu.com/p/80942885)）。

在这种背景下，托尔斯泰转而寻求一种与世俗时间对立的生命形态——自然。他笔下的自然，养育了一代代淳朴的人和他们真挚的情感，他们“简单而美丽”：**“他借以维系他生命的宗教就是自然。他伐树、种麦、割麦，他宰羊，羊是在他的庄园里出生的，孩子们降生到这个世界上，老人们故去了，他了解这条法则，就像巴琳雅那样，从未违逆这条法则，他熟知这些，总是直接地、简单地看着别人的眼睛”“树木安静地死去了，死得又是那么*简单而美丽*。所以美丽，因为它不以谎言欺人，因为它不扮怪相、无所畏惧，也无可懊悔。” （卢卡奇早期文选，第109页，托尔斯泰的信）**

在这一点上，巴赫金的小说时空理论与卢卡奇互为补充。他在《小说理论》中也论述了田园诗型的时空体，其核心特征便是强烈的乡土情结与循环时间意识：人类的生活尚未脱离自然母体，而是在四季更替、万物生长、枯荣有序的循环时间中延续。这种时间观是一种生生不息、有机统一的自然时间。托尔斯泰在其小说中赋予这一时间形态以理想色彩。

然而，卢卡奇最终指出，无论是杂乱空虚的世俗时间，还是封闭循环的自然时间，二者都无法真正构成小说意义上的“真正的时间”。前者缺乏组织性与意义感；而后者则因过于封闭与重复，成为主体向前发展的阻碍。更具反讽意味的是：自然的永恒性与历史的运动性彼此对立。托尔斯泰小说中的主人公已经太“文化”了，太具有现代自觉，无法在庸俗的文化时间中找到慰藉。因此，贯穿托尔斯泰小说的，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自然时间或历史时间，而是以人物为中心的传记时间。当文化（包括历史）与自然都无法提供统一意义时，小说便进入一种极端：伟大的时刻往往意味着个体的毁灭，死亡成为人物赋予生命意义的唯一方式。

1. 总结

卢卡奇的小说类型学构建了一套层级递进的四种叙述模式，体现出各自独特的时空体结构特征。前两类——抽象理想主义小说与幻灭的浪漫主义小说——分别依赖于无序的空间排列与主体时间，二者在时空处理上均呈现出某种“单线条”的片面性。相较之下，后两种类型——成长教育小说与托尔斯泰小说——则体现出更为复杂的时空结构，它们在人物与历史之间构建了一种依赖关系，使小说的精神内涵更为多元而深刻。而不管是单一的时间处理还是更复杂的时空结构，二者的核心都在于时空体的选择。时空体是这些小说中共有的线索，而各自时空体的变化为这些小说提供了各自的特性。